



## 不一樣的故事

2010-04-03 葉東瑜 文



路燈之下，有多少故事曾經發生、尚未發生，或者，正在發生？（圖片來源/flickr）

夜空之中不見雲朵，只有一輪近乎圓滿的月亮，城市的邊緣，一條僻靜的巷道上，幾盞路燈發著微弱的光，遠處偶爾傳來幾聲狗叫。

「今天的月色真美啊……」一個身穿白短袖上衣、白色長褲的男子，掀掀自己白色的圓帽走出陰影，站在亮著橙色光芒的路燈下。「不過對你來說，可能就不這麼美了。」雖然嘴上說著月色，白衣男子卻始終盯著前方的黑影。

離白衣男子約十公尺的路燈下，另一個人走出陰影。跟白衣男子不一樣，這個人黑色外套、黑色褲子，一頭蓬鬆的頭髮，滿臉的鬍渣。

「說吧，有什麼事？」黑衣男子說完，眨了眨佈滿血絲的雙眼。雖然雙方說話的音量應該是近身交談才聽得清楚，奇怪的是相距十公尺的這兩人，並不覺得要聽清楚對方的言語有什麼困難之處。

「你明明知道是什麼事，」白衣男子一臉不屑地說：「把那個女孩交出來吧。」

黑衣男緊張地撥了撥頭髮說：「不行，我不能害她。」

白衣男子說：「那你只會害到其他人，冷暢，你知道那種東西不能留在台灣。」他頭上的路燈似乎閃了一下。

被稱為「冷暢」的男子說：「我會把她送出國……」「省省吧，就算要送出國也是我們來處理，何況她在國外情況也不會更好。」白衣男打斷冷暢的話。這次連冷暢頭上的路燈也閃了一下。

冷暢搖頭，不知道是反對對方的說法還是感覺很無奈。

雙方靜靜地對看了幾秒，「其實用不著這麼麻煩，」白衣男子開口：「你知道上頭為什麼派我來嗎？」他抖抖雙手「因為他們覺得我抓得住你。」講到「你」這個字的時候，白衣男子伸出左手，四週突然暗了一下，一道強烈的光從他的手掌心竄出，蜿蜒地擊中冷暢前方。

那道光芒卻像是擊中無形的牆，無法繼續前進，向四方消散成一絲一絲的電光，那些電光像是有生命般，尋找那道透明牆的縫隙。

冷暢的雙手不知什麼時候伸向前方，擺出一種向前推的姿勢。

「看你擋不擋得下這個。」白衣男子右手抖了一下，這次路燈暗了更久，黑暗中他的右手前臂爬滿一絲絲的電光。白衣男子一個箭步踏出，這一步縮短了兩人將近一半的距離。

冷暢不知道自己將氣牆撤掉會有什麼後果，但當此情況已經不容細想，他雙手張開，氣牆也隨這樣的動作消失，上面殘餘的電光爬上他的雙臂——好在這種程度的痠麻感還不至於讓他的雙手無法動作——他將雙手再度合起，不過這次不是往前推，而是雙手手腕互觸，雙掌向外張。

白衣男子第二步才跨了一半，將右手往後拉準備擊向冷暢，突然感覺到強風從右前方和左前方襲來。在半空中的他被風吹得不由自主地向後飛，落地時後翻了好幾圈，他再抬頭看向原本冷暢站

### 媒體歷屆廣告

#### 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#### 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#### 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#### 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#### 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 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  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 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 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
張婷芳 / 人物

的地方，已經距離超過二十公尺，冷暢也不知去向。「他媽的！」白衣男子站起身拍拍自己身上的灰塵「太大意了！」，他似乎沒有要追上冷暢的意思，反而伸手從褲子口袋中掏出手機撥了撥號碼。

事情似乎比我想像中嚴重，他們竟然在幾個小時之內就知道她在我這。唉，我也不想惹上他們。我在路旁招了一台計程車，講了地址。「麻煩開快一點。」平常我不會對司機施加壓力，但今天例外。

我雖然知道那個身穿白衣的人不會追上來，但我還是得趕在他們之前找到她。他們神通廣大，應該有特殊的技巧可以找到她；尤其是她正在變異，他們大可用當初找到我的方法找到她。

現在我後悔自己把她一個人丟在汽車旅館，不管她自己離開或是被他們找到，都會讓情況更糟。比起原本就已經很糟糕的情況。

頭痛欲裂。以我現在的情況，這樣形容真是貼切。可是.....

我為什麼會在床上！

而且是...是...是這種地方的床。周圍的霉味讓我的鼻子發癢，床前的電視機還是老式的凸面電視，地板上的汗漬讓我覺得這個旅館的老闆已經面臨倒閉的情況。

天啊，我該不會是被迷姦了吧！

我立刻否定這個想法，我不認為強姦犯會看上我這樣的女孩，尤其是我的衣衫完整，強姦犯應該不會犯行之後費工夫把我的衣服穿好，更別說連我的皮帶扣第幾格都知道。

冷靜下來，冷靜。一定是有人看我喝醉了把我放在這，再不然就是.....強姦犯還沒得逞！

我立刻掀開棉被從床上下來，穿起唯一被脫下、不知道被誰（或許是我自己）扔在床邊的衣物——我的迪奧鞋，現在我很慶幸她是平底，可以帶我逃離這個可怕的地方。我朝門口跑去，轉開斑駁的門把向裡拉。

一張睡眼惺忪、滿是鬍渣的臉呈現在我眼前。

「冷...冷場?...是你把我帶過來的嗎？」我無法掩飾我的驚訝。「冷場」是他的綽號、他的名字

「冷暢」的諧音，也是因為他常常讓人不知道怎麼接話。

「喔，你忘了你的包包，」他朝房裡指了指「我把它放在椅子上了。」

「你沒聽到我在...」我是笨蛋「所以是你把我帶過來的。」不知道為何我反而冷靜下來。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「我們邊走邊說，」我回答，雖然我不知道她能不能邊走邊聽，「我們現在得趕快離開這裡。」我很少用這樣的語氣，尤其是對她。

這是場惡夢——不管是對我，還是對她來說，都是。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